

一·夜·皇·妃
YIYEHUANGFEI

一夜皇妃

忱 然 著

我们都是没有人爱的人，
所以……
我们只能相爱！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一·夜·皇·妃
YIYEHUANGFEI

一夜皇妃

忧 然 著

②

我们都是没有人爱的人，
所以……
我们只能相爱！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夜皇妃(上下册) / 恍然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3

ISBN 978-7-5399-4327-5

I. ①一… II. ①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6734 号

书 名 一夜皇妃(上下册)

著 者 恍 然

责任编辑 胡 泊

责任校对 闻 艺

特约编辑 陈 媛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照 排 南京通联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450 千

印 张 36

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,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327-5

定 价 49.80 元(全二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上部 【浴火卷】

第一卷

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2

第二卷

多情却被无情恼 62

第三卷

金戈铁马踏情痴 124

第四卷

莫道不关痴与恨 183

第五卷

萧萧喋血惊宫阙 245

上
部

【浴火卷】



第一卷

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

夜幕如一匹浓黑的织绸，铺陈天际。

丞相府中，婆娑的柳丝间鼓噪声声喜乐，悠扬的长笛吹奏出北冥国九公主大婚的笛音。

笙箫绕梁、丝竹不歇。

入夜，丞相府的鲜红喜庆几乎映照了整个夜空，高挂的大红喜灯挂满阳城整条长街，红色喜绸亦自皇宫直铺丞相府喜房门前。

前来道贺的人依然络绎不绝，丞相府中，举袖为云。

偌大的丞相府，人们相互寒暄，推杯换盏。浮躁的华美，令人忘记了今天大婚之人乃是北冥国堂堂公主——杨芷蕙。

这场婚礼，丞相府煞费苦心，奇珍异宝，满目琳琅，与之相映的却是九公主可怜的陪嫁品，仅仅一只红漆木箱。

喜房中，杨芷蕙默默地坐在床沿上，透过喜帕的缝隙，她看到丞相府奢华的青玉石地板，她知道，丞相在北冥国的地位举足轻重，皇帝的圣旨之上若没有丞相的批示，便如同废纸一张。

祖宗留下的规矩赋予了丞相太大的权力，故而便连皇帝也要忌惮三分，所以，即使当朝丞相赵康年之子赵昱卓，因年少坠马而落下腿疾，依然可以迎娶到北冥国绝色的公主。

只是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

杨芷蕙想着，捏紧针绣金边儿的衣袖，那灿金的颜色令她的眼眶酸涩不已，红色是血的颜色，而金色……却只属于皇城，只属于那冰冷无情的宫阙。

正想着，门豁然响起。杨芷蕙一惊，感觉一个人正慢慢走近自己，透过缝隙只能看见紫色的暗纹盘云下袍，在昼亮烛光下犹显得奢侈华丽。

这……不是赵昱卓！

赵昱卓左腿微跛，且今日，他该身着一身鲜红喜色。

杨芷蕙正欲开口，便觉眼前豁然一亮，刺目的烛辉里，是男人惊艳的目光。

眼前女子，一身大红喜服，挑金丝落霞披曳地透迤，大红色织锦衬得女子肤若白瓷，翠黛如云似雾，红唇妩媚含朱，鎏金彩蝶钗斜插乌云，似误落枝丫，又似展翅欲飞，绢丝牡丹栩栩如生，妖娆绝色可倾国城。

“没想到，那个瘸子竟可以娶到如此绝色美人儿！”来人并无太大酒气，他神智清醒，剑眉微挑，一双眼深黑如潭，鼻翼挺拔若横亘在双眼之间的屏障，令他眼色更显迷魅，脸廓更有凹凸棱角，冷峻薄唇微微颤动，明明俊美的人却透着一股寒冷邪气。

杨芷蘅怔忡地看着他。这个人，她见过一次，只是，皇宫之中，甚至这场婚礼之中，自己太过卑微渺小，他……未必记得自己。

“本王怎么不记得北冥国有这样貌美的公主？”他两眼放光，身子趋近床边一步。

杨芷蘅连忙起身，看着他：“你是……大沅三皇子？”

他笑：“不错，难道……你见过本王？”他眉峰微动，“不可能啊，本王对美人一向过目不忘，若是见过的，怎会忘记？”

他轻佻地抬手，捏住杨芷蘅白皙下颌。杨芷蘅闪身躲开，他唇角却扯出一抹轻薄的笑，目光在她婀娜的身段上肆意游走。

杨芷蘅看着他，她对他多少有所耳闻。

他，是大沅朝三皇子李昭南，年纪轻轻便得封奕王，号天将军。听闻，李昭南十四岁征战沙场，九死一生，战功赫赫，是远近各国闻风丧胆的催命符。近年来，大沅朝更号称天朝，便与这位攻无不克的皇子不无关系。

与他战功齐名的，还有他暴虐成性的脾气，杀人如麻的双手，冷血好色的传说。

抛开战场，他可谓声名狼藉。

原想着，这等自战火中走来的男人，该有怎样的英武雄姿，赫赫轩昂，于是，一年前杨芷蘅趁着他来北冥国游山玩水时，偷偷地看过他一次。

第一次见到他，她才发觉，他的眼里并没有太多血腥，脸廓亦不似刀刻斧砍，他的相貌反而细致得似一张刻意描绘的图画，却又不失气概。

那时，杨芷蘅感觉传言未免有失。

可是今日，面对眼前目光越发放肆的他，她却真信了。

“盯着我看干什么？”李昭南渐渐走近她，杨芷蘅重新退到床边，惊恐无言。

李昭南修长的手指划过杨芷蘅细腻的脸颊：“太可惜了……”

他啧啧感慨：“这样的美人儿，委身给一个废人，实在可惜……”

身子忽然被紧紧箍住，杨芷蘅大惊，却被李昭南及时捂住嘴唇，杨芷蘅惊疑地看着他，泪光闪烁在烛辉里。

她看着李昭南，看着他灼灼燃烧的目光。李昭南轻嗅她身上的馥郁清香，极是享受地称赞：“北冥国以香料闻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他双目微眯，呼吸变得急促，“那么就让本王来欣赏欣赏，公主身上用的……是何珍奇！”

一语未毕，杨芷蕙便随着他倒在柔软的红色喜床上，红幔自然低垂。朦胧中，李昭南的目光似触及了人间最难得一见的美玉，灼烈中带着欲要据为己有的狂放。

他松开捂住杨芷蕙嘴唇的手，杨芷蕙尚未自惊讶中回神。虽说北冥国不比大沅朝的强盛，可她亦不可想象，身为他国皇子的李昭南，竟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凌辱一国公主。

“你……”杨芷蕙才出声，便被他温热的唇堵住，衣帛撕裂的声音随即入耳，杨芷蕙眉心微蹙，身体在李昭南粗暴的挑逗下逐渐灼热。

忽的，他猛地抬起头来，只见身下女子，原本柔似春水的眼中不期然地涌动着一般寒意。

他的目光随之缓缓下移，只见胸口处一只纤柔的小手用力抵着一柄尖利短刃，短刃散发出的寒光令人周身一颤。

但，终归只是一瞬间，自战火刀剑中生存下来的奕王，怎会被这一柄小小短刃而吓退。

他勾唇一笑：“呵，大婚之日，还带着如此利器，可是不吉利啊。”

他轻轻推开她握着刀柄的手，很奇怪，那只手任由他推开，并无太多反抗。

李昭南望着身下衣衫凌乱的新娘，她的眼睛里已褪去了惊恐和慌乱，有的，只是冷漠。

他顿时觉得奇怪：“你为什么不叫？”

杨芷蕙漠然地看一眼虚掩的房门：“你能带我走吗？”

李昭南一惊，万没有想到杨芷蕙会出此一言，他略微怔忡，随即笑道：“你不想嫁给那个瘸子？”

杨芷蕙不语，她心里的苦楚何止于此？

李昭南这才发现，堂堂公主的喜房里，竟没有一个人伺候着，甚至没有贴身的丫鬟，门口也并无守卫，这未免太过反常。

外面的喧嚣与热闹，更衬得喜房中清冷无比。

难道，有阴谋？

“我想离开皇宫，离开北冥国。”

正想着，杨芷蕙幽幽开口，李昭南眉心一蹙，杨芷蕙淡漠的面容，在一片红光旖旎中显得格外妩媚。

她将手中短刃搁置在身边，纤细的手指撩开身上凌乱的红裳，锦绣抹衣随着纤纤玉手滑下，春光乍现，净白如玉的肌肤足可以媲美任何一件国宝珍奇。

李昭南目光灼灼，直直盯着她，杨芷蕙柔弱的眼里却透着异常坚决的光：“你能带我离开？”

李昭南不可抑制呼吸的急促，双手抚上她光滑细致的肌肤，此刻，他感觉热血沸腾，即便果真是个阴谋，他也要毅然决然地跳下去。

“这天下……还没有本王做不到的事情！”

李昭南豁然俯下身子，恨不得将身下的女子揉进骨血里，他激烈地掠夺她每一寸光洁的肌肤，迫不及待地烙上他的印记。

直到，占领了她最后的防备，在她痛苦隐忍的呻吟声中，他的快感达到顶峰，层层迭起的欲望宣泄后低声长啸，汹涌澎湃后，畅快淋漓……

杨芷蘅柔发凌乱，眼神迷离。

这个陌生的男人，这个谜一样的男人，就这样侵占了她仅有的一切。

便如他在战场一般，攻城略地，摧城拔寨，毫不迟疑。

此时此刻，他们竟忘了身处何处，忘记了房门只是微微虚掩着。

“昱卓，那边徐大人的酒还没敬呢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就这么心急吗？”

门外，突然传来赵康年的声音，李昭南猛地回头，红烛高照，照见门外一雙人影。

“父亲……”

“昱卓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”

赵康年的声音有些疑惑。

李昭南低头看着怀抱中的美人，杨芷蘅香腮凝烟，她看着他，气息渐渐舒缓，适才的惊涛骇浪，在她的香腮美眸间已然销声匿迹，剩下的，只是彼此凝眸的试探与猜疑。

“你会带我走……对吗？”杨芷蘅的声音极轻，带着微微娇喘。

李昭南点头：“不日本王便会前来迎娶你回大沅朝。”

话音未落，李昭南便起身穿衣，紫色暗纹盘云袍罩在他强健的身体上，他的伟岸与轩昂，被这身衣服遮掩得太过完好，以至于看上去，不那么真实。

门外，赵康年还在与赵昱卓说着什么。

李昭南回头看她一眼，似笑非笑。

杨芷蘅微微起身，未及反应，便只见他忽然转身，推门而去。

芷蘅一惊，李昭南明知道门口有人不是吗？她以为，他会跳窗，或是躲藏在某一处，待人声过后，再出门去。

可随即，她便明白了，李昭南是何等之人？他早已习惯了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，岂能偷偷摸摸地走开，即使要走，也要光明正大地走出这个房间。

也好……

突然开敞的房门，让月色洒进烛辉之中，清冷里添了火热，有种异样气氛。

李昭南面无表情地走出喜房，迎着赵康年惊异的目光，他满面红润，掩不去眼里志得意满的春光，带着阵阵女子的香气和熏香的淡味儿；看赵康年与赵昱卓的眼神，平静如常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便径直离开。

途径赵昱卓身边，眼眉骤然一挑：“赵公子好福气啊，九公主可真是人间少有的绝色女人……”

他的声音极低,却好似刺进赵昱卓心里的一把尖刀。

丞相府依然喧闹不止。

夜色下,有一种透骨的寒意。

李昭南低笑两声,扬长而去。

他的眼神,却留在月色银白的霜辉里,鄙夷而不屑!

赵昱卓脸色煞白,紧紧攥住双拳。

“昱卓!难道……你……你站在这里……就是……”赵康年不能置信所见,“真是家门不幸啊!”

赵昱卓默认地垂下头,红色喜袍在夜风中微微荡动,却如何也挥不去李昭南那嘲讽的眼神,他恨自己,恨自己并非健全,始终……配不得九公主的倾城绝艳。

一边的侍女小扇端着盘子徐步走来,看见赵昱卓苍白的面容,略微一惊,随即道:“小扇给公子道喜了。”

赵昱卓抬眸看她,那从来清澈的眼里却凭空多了几许浓浓恨意。

小扇一惊:“公子……”

赵康年大叹一声,连忙抢身至房间内,只见地板上华贵的喜服平铺在地上,喜床上,红幔被风掠起,香风阵阵,缥缈荼靡,杨芷蕙只着了红色内裙,坐在层叠错落的红绸间。

袅袅细烟中,她足可倾国的容颜泛着淡淡绯红,长发散落在一片红色中,眼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悔抑或是惊恐,有的竟是挑衅和嘲弄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赵康年气得全身发抖,直指床上衣衫不整的杨芷蕙。

小扇连忙扶住他:“丞相……”

小扇亦不能置信眼前的一幕,新婚之夜,新娘竟被如此公然凌辱,而新娘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泪痕。

“我……我要去禀告皇上,我要去禀告皇上……奇耻大辱,奇耻大辱啊!”赵康年拉住赵昱卓,“昱卓,走,跟为父一起去找皇上要个公道。”

“父亲,可否让我与公主单独谈谈?”赵昱卓的声音淡淡的,透着与他眼光一样的冷静。

苍白的面色也似乎恢复了平常,他看一眼小扇:“小扇,扶父亲回去歇息,暂时不要惊动了外面的宾客。”

“昱卓,此等淫妇,你和她有什么好谈?”赵康年口不择言,杨芷蕙冷眼旁观。

“父亲,请留一丝尊严给我,可以吗?”赵昱卓看着父亲,攥紧双拳。

赵康年怒气涌上头顶,可看着儿子悲伤的面容,终究还是咬着牙甩袖而去。

只是这件事,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。

赵昱卓将房门紧闭,他一步一跛,踏着散落在地上的大红喜服,走到床沿边,伸手撩开红幔,看见自己朝思暮想的人扬着绝情的目光。

赵昱卓清澈的眼里的悲伤,如倾泻的水流,可照见的,却是杨芷蕙决绝的面容。

“他没有强暴我。”杨芷蕙纤眉微扬。

赵昱卓只是淡漠地垂下眼睑:“我知道……”

“你知道?”杨芷蕙疑道。

赵昱卓点点头:“我也知道,你根本不想嫁给我,九公主爱的人是六殿下。”

杨芷蕙骤然怔忡,这个深藏在自己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,她一直小心隐藏,从不曾表露半分,他……又怎会知道?

“即使……九公主没有所爱之人,九公主如此绝色,也并非昱卓配得起。”赵昱卓的眼睛落在自己残疾的腿上,他的手紧抓住遮掩着他残缺的衣袍,“公主,昱卓不在乎公主心里是不是有昱卓,也不在乎……”

赵昱卓没有说出口,可杨芷蕙却懂得了。

她突然披衣起身,将长发用一根蝶钗随意挽了起来,低身捡起散落在地的喜服,简单整理了妆容。

她回身看着赵昱卓,不可否认,若非他的一条残腿,赵昱卓的确算是优雅清逸的高贵公子,翩然风度丝毫不逊任何皇族贵胄,何况他的身上,还有着那些皇族贵胄不可比拟的清雅气质。

可是,无论如何,他都是轻易摆弄了她命运的人,和皇宫里的那些人……没有区别!

杨芷蕙看着他,冷声道:“可是,我在乎。”

话音未落,杨芷蕙推门而去,夜风肆意吹开女子及腰长发,透过宽敞的衣襟,寒意直逼肌骨。

杨芷蕙知道,她不该把她的怨恨全部发泄给一个无辜的人,只是在这场操控中,赵昱卓也未必无辜。

她冷冷地笑,眼泪终于夺眶而出。

她知道,过了这夜,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审判,而那个夺取她贞洁的人,也未必可以信守承诺,带她离开这黑暗的牢笼。

可是,她第一次尝试到了报复的快感,尽管,她付出的可以是一生再也难以弥补的代价!

赵昱卓一跛一跛地追上她几步,他多么想抓住她拉长在回廊内的背影,可他残疾的腿,追不上她的脚步,更抓不住她的心!

当他在门缝中亲眼看到了那不堪的一幕,当他听到杨芷蕙心甘情愿的一句引诱,他的心,便被杀死了。

喜房内的匕首,是她原本为他而准备的吗?

九公主,你可知道,如果你要我死,只需要一句话而已,又何须匕首?

我也许是这世上唯一了解你的人,所以纵使我知道我有多么配不起你,依然求

娶于你，只希望带你离开那没有空气的宫阙。

可我不知道，你要的，竟是离开北冥国！

赵昱卓骤然心痛如绞。

却……只能看她离去！

九公主大婚之夜，身着喜服独自回宫。

赵康年不堪其辱，朝堂之上，公然发作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九公主大婚当晚遭大沅朝奕王凌辱一事，只半日，便在宫内宫外沸沸扬扬。

杨芷蘅独自坐在宫中，只有母亲来过一次，含泪数落了她的不是，责怪她又叫她丢尽了颜面。

她的母亲本是阳城水榭的一名歌姬，父皇巡视阳城边郊，偶遇母亲，将母亲带回宫中，封为歌妃，百般恩宠。只是，杨芷蘅不懂，自她出世，母亲眼里便愁楚难绝，看着她的眼神总是充满矛盾，有时，甚至不想见到她，尤其在年节盛宴之时，她更不愿她出现在眼前，而父皇，她更是未曾见过几面，每次见到，只记得他的威严，从不曾见他有过半分笑容。

但听说，父皇是极爱笑的，从小亲自教习十一公主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，十一公主——杨芷蘅的亲妹妹昭阳公主杨芷茵，是这皇宫之中最受恩宠的公主，万般高贵，赞誉非常。

自小，杨芷蘅看见妹妹，都要退避开来为其让路，而杨芷茵的眼睛一向只是从她的头顶掠过，从未曾叫过她一声姐姐。

她独自住在远离后宫的无尘宫，无尘宫本是一座冷宫，阴冷昏黑，周边高可参天的树木遮盖了这座宫阙的整片天空。

她只有一个侍女云儿，年节之时，才会分到一匹别人挑剩下的锦布，只有她和云儿一起，将布料制成衣裳，她不明白，为什么她是公主，却是唯一一个未得到封号的公主，为什么，她明明是父皇和母妃的女儿，却遭到皇宫上下的唾弃，便连宫女、太监都不将她放在眼里。

实际上，在整个皇宫中，她似乎是个异类。自小，所有兄弟姐妹都不愿与她一起，不曾称呼过她的名字，甚至没有人和她说话——除了，六哥！

父皇第一次与她主动说话，便是告诉她，丞相之子求娶于她，然后，便离去了。

然而，那时，她甚至只见过赵昱卓一次，只记得他是一个跛子。

而昨夜之后，在虚妄的缱绻里，李昭南答应不久便会迎娶她去大沅朝，她知道，她不可尽信，可是，她只能相信，只能在阴冷的无尘宫里，默默等待……

自此，九公主三个字，更成为了整个北冥国的笑柄，成为了北冥皇室的最大耻辱！

然而北冥国弱，不可与大沅朝抗衡，一切终究只能忍下。为了抚平丞相的怒气，

北冥皇帝下旨将十三女凌阳公主杨芷蕙许婚于赵家，明年完婚。

杨芷蕙的母妃洛淑妃哭红了双眼，女儿不过十三岁，却已经注定下半生将要伴着残疾的丈夫，直怪自己不够得宠，牵累了女儿。

芷蕙一个月未敢出无尘宫一步，她知道，此时此刻，皇宫上下皆对她鄙夷憎恨，是她，让一向清高自诩的北冥皇室丢尽了颜面，是她，要整个北冥国沦为他国嘲笑的对象。

但，这阴冷的无尘宫待得久了，终归憋闷。

这日，她带着云儿随意散步，她知道这个时刻，宫中来往之日最是稀少，宫妃公主们大多在歇息，而父皇大概是在朝上，抑或在养恩殿。

父皇还算是勤政的君王，北冥国虽小，百姓却也安居乐业，加上远近闻名的香料，国力不强，却也算富足了。

杨芷蕙踱步在花园中。初春，阳光明媚，海棠花香馥郁香浓，远处桃花林粉白相错，洁似素锦，茫茫桃花雪纷纷跌落在柔软的春风中。

心绪不禁疏朗了许多，杨芷蕙望着那一片绝艳桃林，却不敢走近。

犹记得十岁那年，她误闯入那一片桃林之中，折了苏妃的一支桃花，被苏妃罚跪在大庭广众之下，途径的宫女与内监皆低头轻笑，姐妹们更加刻意来到桃林肆意侮辱她，还好，是六哥向他的母妃苏妃求了情，扶她起来，对她说：“回去吧，九妹。”

九妹，这座皇宫中，唯一叫她一声妹妹的人。

想着，不禁心内酸楚。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身后，传来洛淑妃尖利的嗓音，芷蕙回头，只见洛淑妃一身碧色华裳，丽眸微扬，盯着杨芷蕙，好似在看一个仇人。

芷蕙知道，她的心中怨气最多，由于自己的关系，无辜牵累了她的女儿。十三公主凌阳，性子柔婉，虽亦如别人，不曾与自己亲近，但亦不曾欺辱过她。

想着，芷蕙微微垂眸，低身道：“参见洛淑妃。”

自她出生，她便学会了卑躬屈膝、委曲求全，甚至让整个皇宫忽略了她的美貌与存在。

洛淑妃不作声，只是高傲地走过她的身边，看着云儿：“云儿，前些日子，你们九公主出嫁，你不是跟了十一公主？怎么又跑回无尘宫了？跟着这个害人精，苦日子还没过够吗？”

云儿轻声说：“九公主总需个人伺候的。”

“哼，九公主……”洛淑妃踱步回芷蕙身边，“好个九公主，果然……和你的母妃一样下贱！”

芷蕙身子一震，抬眼看向洛淑妃，洛淑妃扬着眉，眼神却突地看向另一处。

“淑妃妹妹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

芷蕙回身看去，是叶贵妃。

心上不自觉一凛，叶贵妃是宫内出名的毒舌，她的到来，便意味着风暴的到来。

芷蕙后悔走出了无尘宫，只是她不曾想到，已时隔一月，宫人们仍旧不能放过她。

是啊，这恐怕是自北冥开国，皇室最大的耻辱了吧？

叶贵妃看着她，忽然一笑：“淑妃妹妹、九公主，你们都别站在这儿了，这不，明儿个便是六殿下生辰了，苏妃叫我们今儿个先去，各宫的皇子、公主们也都去了呢。”

洛淑妃不甘地瞪芷蕙一眼：“好，那我这就随姐姐一同去。”

芷蕙为两位妃子让开道路，叶贵妃却突然停住脚步，看着芷蕙：“怎么？九公主不去吗？苏妃……可是请了所有人的。”

芷蕙心一颤，低头说：“苏妃娘娘不曾邀我，只怕惹了娘娘不高兴。”

“哪有的事？”叶贵妃竟搭住了芷蕙的手，芷蕙一惊，抬眸看她，她的眼里蓄着笑，宛若春风漾进了眸心，只是芷蕙全身发寒。

“一起来吧。”叶贵妃又加上一句，见芷蕙不动，随即板起了脸孔，“怎么？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”

芷蕙知道，她可以不去，更加知道，叶贵妃没安好心，可是……

她望着不远处的桃花林，旁边的珞柚宫里住着她心心念念的六哥，那个唯一肯叫她一声九妹的人。

她承认，她终究迟疑了。

只因着她这一点迟疑，叶贵妃便拉了她同去，云儿欲要阻止，却被叶贵妃一个眼神逼退。

杨芷蕙自小，除了进过母妃的春暖阁，再未进过任何一位嫔妃的宫里，她知道，没有人欢迎她。

珞柚宫，馥郁的桃花雪徐徐拂面。

芬芳清香扑鼻，惹人一阵神往。

杨芷蕙随在洛淑妃与叶贵妃身后，云儿小心地跟着她，当她踏进桃花林的一刹那，那桃林内原本的热闹便戛然而止。

杨芷蕙始终低垂着头，直到一个寒冷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请你来吗？”

那个声音渐近，芷蕙的目光看见茶色的裙摆在眼前停住。

“九公主，做人不能这样不要脸的，我记得我并没有叫任何人请你来，谁许……你踏入我这珞柚宫的？”

是苏妃，十岁那年，她记恨至今。

也许不是记恨,只是……所有的人看见她,都想要发泄他们积郁在心的不满。

“贵妃姐姐,是你带她来的?”她声音尖刻,夹杂着不悦。

叶贵妃忙道:“哪有,她乐意跟着我们进来,难不成我撵她出去不成?这儿……又不是我的堂月宫,是不是啊,淑妃妹妹?”

淑妃连忙搭话儿:“可不是,这人要是生得贱,任谁也没法子的。”

“那……可不要怪我下逐客令了,请吧,九公主。”苏妃对着芷蕙,面容冷酷。

芷蕙紧紧攥住衣袖,她明知道不该来自取其辱,可是……她很想看六哥一眼,哪怕……只是一眼也好。

她鼓足勇气缓缓抬头,只见落雪的桃林中,各色异样的目光交汇在自己的身上,其中最冰寒的一个,不是淑妃,不是贵妃,亦不是苏妃。

而是,自己的母妃——歌妃!

与母亲目光相触,芷蕙心中一悸,母亲冰冷的眼神,嫌恶的目光,几乎摧毁了她残存的意识。

她连忙转身,避开那道目光,这一次,她再次更深地领会了母亲对自己的憎恶,尽管,她不知道为什么。

“呵,真太好笑了,以为上了奕王的床就能一步登天了,真是下贱。”

“就是啊,那个奕王可是出了名的好色之徒、风流子,只怕这时候正抱着哪一国的美人儿呢。哎,国之不幸,真是丢尽了我们北冥国的脸面。”

“有一个月了吧?人家大沅一点表示也没有,哎,还能怎样呢?我们北冥国小力弱,终究只能忍下了。”

“这不知使了什么狐媚手段,看来是有其母必有其女……”

身后议论的声音声声高涨,话锋转向歌妃,芷蕙随即听见母亲尖利的一声:“站住。”

芷蕙止住脚步,颤颤回首。

母亲绝美的面容,华贵的裙裳,目光却冷如寒霜:“跪下,谢罪!”

芷蕙大惊,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谢罪!在这儿吗?

她星眸微凝,看着母亲。

即使自己要谢罪,却也不该是这里,由这些人主持。

她看到桃花落处,或并排、或围坐着各宫的妃嫔、公主,也包括凌阳公主杨芷蕙,和坐在母亲身边的亲妹妹昭阳公主杨芷菡。

众人的目光投过来,或鄙夷或幸灾乐祸。

见芷蕙不动,母亲复又一声厉喝:“跪下!”

叶贵妃见状连忙道:“歌妃妹妹何必如此动气?要她去了便是了。”

说着,她笑盈盈地走近芷蕙。芷蕙侧眸看她,一双含水杏眼,几乎淹没她虚笑的

嘴脸。

“我倒是不注意呢，这九公主的衣裳还怪好看的，听说都是自己做的？”叶贵妃伸手撩起芷蕙丝衣。

芷蕙连忙按住贵妃的手：“贵妃娘娘……”

叶贵妃眉眼微挑，含笑看她，却阴冷冷的：“看看又不妨事，在李昭南面前都脱得精光了，还怕人看吗？”

她果然够毒，说话如此露骨，杨芷蕙满面羞愤，却只怕此时反抗，只能又增羞辱。

泪水积蓄在眼里，模糊了满目飘摇的桃花雪。

贵妃用力扯下她的丝质披衣，露出足可胜雪的白皙肩头，就连片片桃花凋落在上面，都顿时失色，仿若那香似乎也暗淡了。

众人有一瞬间凝眸，她们或许从不曾发觉，住在无尘宫的九公主，竟是这样绝色的美人。

叶贵妃细细看着她，眼神却渐趋冰冷：“果然是够风骚的样子。”

心，好像被千百双手揪住，一起用力，拧干了心头的血。一滴滴的，流血而亡。

芷蕙将被撕扯下的披纱紧紧拉着，遮掩住一刻流泻的绝美春色。

在座的不仅仅是宫妃公主，还有各位皇子，芷蕙可以感到他们或惊艳或贪婪的目光。

却……无能为力。

她瑟缩着身子，披纱被贵妃扯坏，她只能紧紧攥住，不敢放手。

她咬唇忍泪，只想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回到那阴冷冷的，却可以庇护自己的无尘宫。

“哎，歌妃，算了，就当没生这个女儿。”

“这么下贱，不要脸，做了那样的事，还敢到处招摇，真以为自己是奕王妃吗？”

一声声，如刀割一般。

周边讥笑的目光，嘲讽的眼神，恶毒的附和，令杨芷蕙一阵晕眩，身子一软，向一边倒去。一个人稳稳地撑住了她，她抬眸看去，本以为是云儿，却意外撞见六哥清明的目光。

她心头一热，适才，因流血不止而凉无温度的心再度回暖，似乎找回了一丝的暖意。

“母妃……”

六皇子杨元恪，眉目清朗，鼻若悬胆，脸廓分明俊朗，透着逼人英气。

杨元恪向苏妃行了礼，又向贵妃笑道：“贵妃娘娘，何必动气？”

说着，目光转向杨芷蕙，芷蕙泪光里看见他的笑影，泪水流下，已抑制不住心酸。

不过，还好，上天终归待她不薄，要她见到了六哥，也不枉她此来自取其辱。

“九妹，你先去吧，明几个我生辰，母妃非要大办，我会令人将酒果送到无尘

宫去。”

六哥的声音依然清润，仿佛这拂面的春风。

芷蕙看着他，许久，却只是流泪不语。

她可以想象此时自己的难堪，纵使有千百般的不舍，终还是转身而去。

她不该来，可是，她见到了六哥。

她该来，可是，她受尽羞辱。

母亲，为什么你对我，竟没有一丝一点的怜爱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哪怕……只是一个眼神而已……

旁人冷嘲热讽便罢了，可为什么……从小你便要这样对我，你身边坐着的杨芷蕙是你的女儿，难道……我不是吗？

为什么，你疼爱的却只有她！

杨芷蕙跑回到无尘宫，一整日没有说话，云儿看了只是心疼，饭菜端来凉了又热，热过又端，杨芷蕙却一口也没吃。

次日，杨元恪果然依言送来了果品酒水、糕点佳肴，云儿惊喜万分，这许是无尘宫出现过最是奢侈的饭菜了。

杨芷蕙终究微微笑了下，尽管那笑苦涩涩的。她吃了送来的东西，仿佛那里面有六哥的味道。

夜晚，月已冷，深处有浓墨似的阴森。

无尘宫参天大树随夜风呼啸，今夜，怕是要有一场甘霖。

“云儿，陪我去照晚亭。”芷蕙拿了很久以前，她节省下的最好的丝线缝制的香囊向宫外走去。

今夜，她着了一身素白衣裙，虽然她没有华美的衣饰，可白色总是能凸显女人的妩媚，她是知道的。

云儿跟在她的身后，她知道，公主决定送出那件藏了许久的礼物，从前，她一直不敢。

今天，六皇子不顾宫中闲言碎语，送来吃食与公主，显然多少弥合了公主心里最深的伤口。

照晚亭，每晚，风雅的六皇子皆会在此抚琴一首，而今夜，芷蕙却没有听到幽婉的琴音。

她急促地跑向照晚亭，却在接近的矮林边停下脚步。

矮林包裹了照晚亭，杨芷蕙怕人看见，故而抄近路前来，任凭枝丫割刮她最珍爱的衣裙。

只为了……能够见到他。

“六哥，怎么样？这是我为你亲手绣的香囊哦。”那个娇俏的声音，属于芷蕙的亲